

小说

机巧的姻缘

●李洪彬

塞北的隆冬，一大清早，那可真是嘎嘎冷。几百户人家的大屯子，家家房顶上呼呼地冒着炊烟，好像在撵着劲儿追赶着天边那轮懒洋洋的圆日快点升起来。农村的日子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过法，每逢冬腊月间，男婚女嫁这档子事接二连三的就张罗起来了。那个年月，男女谈婚论嫁大多数还是通过介绍人作媒这道程序，才算是名正言顺。

屯子西头老梁的儿子大鹏，是一个截住个的小伙子。只因家庭累赘，又受父母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愣是没急得起高中。一蹦一跳的青葱少年，虽然极不情愿地打零工填补家用，但是骨子里却藏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这小子，一有余闲功夫，就扎进他家小屋里，专心自学医学知识。一晃七八年光景过去了。25岁的他，眼瞅着前后左右年龄相仿的小哥们都成家立业了。就是因为家里困难，再加上他经常不在众人面前露脸，早已成了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因此，他的形象自然是没有进入同龄姑娘的视线。老梁两口子老实巴交，抹不开张嘴求人办事，因此，这些年家里没来过一个介绍人。老两口就像两个闷葫芦，整天为儿子的婚事大事犯愁。

住在屯子东头的张老师，是一个热心肠。他和老梁是发小加同学的双重关系。老梁的人品，老梁家的底细，张老师最清楚。一天晚饭后，老张顺门前的大道往西街遛弯儿，正巧路过老梁的家门口，只见老梁拎着水桶在院子里饮牲口呢。浮现在眼前的这一幕，老张脑海中便有了给老梁儿子当介绍人的想法。

临近年关，赶大集买年货的人熙熙攘攘。老张在集市上遇见了女同事高老师。话赶话中，唠起了孩子的事。高老师很诚恳地说：“老张，当介绍人是你们两口子的拿手戏，等哪天请你们两口子，费点心思给我们家瑞华物色一个对象呗？”老张听后顺口应道：“那好吧，咱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还请啥呀？有合适的，一定会帮这个忙的。高老师，你们家的条件那么优越，孩子的对象总得挑挑拣拣，最起码得找一个门当户对，肩膀头子一边齐的吧？”高老师听后急忙说：“什么门当户对呀？都什么年代了，我们家不讲究那一套，主要是知根知底，人品好，身体好，两厢情愿就行。”“好！有你这话，回去我用心给物色物色。”其实，当高老师说完这番话后，老张心里就有九九了。暗想，老梁的儿子大鹏不就是现成的吗？

办事一向急性子的老张，晚饭就着半拉猪蹄儿喝下一大杯“本地小烧”，天刚擦黑的时候，急忙去了老梁家。多日不见老同学的到访，老梁赶忙把老张让到暖烘

烘的炕头上，随后又把滚烫的茶水端到老张跟前。盘腿坐在炕上的老张，和几位来串门的邻居山南海北地侃了一通。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陆续地走了。趁着屋里没有外人，老张才言归正传。他风趣地说：“老同学，听说去年年午夜，你让儿子搬走油坛子了。老话说的好，搬走油坛子能动大福呀。”老梁显得很不自在地说：“你净扯，哪有这回事啊？”

老张一本正经地说：“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你儿子搬没搬走油坛子，订婚的事还是没有动静吧？今天我给你儿子当介绍人来啦。”这话一出口，老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幻觉呢。直到老张重复一遍之后，他才定了神儿，喜出望外，赶忙双手抱拳作揖，说了好几遍“太谢谢你啦！太谢谢你啦……”

“那女方是谁家的？”老梁急忙问道。
老张绷着脸卖起了关子，“我先不告诉你，先说你们同意不？”

“老同学，我们的家底儿你早就看透了，前些年两个老人都在我这儿，连看病带发丧，欠了不少外债，今年才缓过劲儿来。谁家姑娘许配给我儿子，那是我们老梁家的福分呢！”

老张说：“那好吧，有你这句话，明天我就去女方那头提亲。”

又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早饭过后老张按照老伴吩咐去商店置办年货。推着“二八式”自行车刚一出大门口，就遇见了迎面而来的高老师，老张立马停住了脚步，大声地说道：“真是无巧不成书呀。高老师，我给你家瑞华物色了一个小伙子。”

“哪儿的？”
“就是本屯的，她的父亲和咱们都是老同学，就是后街老梁的儿子——大鹏。”

高老师听后低头思索了一会儿便说：“要说老梁这家人本质好，我看行。就看孩子们有没有缘分了。”

“那么今天晚上就让他们见个面，唠唠怎么样？如果两个人谈得上来，就让他们相处一段。双方都没有意见的话，再把这门子亲事定下来。”

高老师认真说道：“就听你的安排吧。事办成了我请你喝酒……”

一个屯子住着的两个孩子早就认识，就是没有接触过。自从老张给这两个孩子搭上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沟通交流还真是很投缘。相互加深了解之后，双方都很满意。

按照农村的习俗，当事人没意见之后女方就去男方家相门风，没啥意见就该吃定亲饭了。下一步就是开彩

礼单子、定日子、换盅啦。当然，男方家都得有这方面的准备，因为这是一套不成文的习俗。至于场面大小，哪家也是躲不过去的。即使男方家经济再不宽裕，也得东张罗西借的把这事给办了。用农村一句常说的话，哪有攒土打墙的？给儿子说媳妇就是花钱的事。

转年正月刚过“破五”，女方家“会年茶”也把老张请去了。丰盛的宴席，大桌子一圈儿围坐的除了老张，都是家族成员。老张见状，三杯酒下肚之后就打开了话匣子。他站起来说：“今天都是圈里人，借此机会，我提一下你家瑞华的事，既然她和大鹏都没啥意见了，现在又是喝酒的时候。你们总得去男方家吃顿定亲饭吧？然后该安排下一步要彩礼、定日子换盅的事儿了。”但令老张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番表白之后，整桌人都面面相觑，无人搭腔。弄得他好是尴尬。

这时，瑞华的父亲老谢陈述了他们家的想法：“咱家不是不想成全这门婚事，主要是考虑男方的家庭状况。如果搞这么多的过程和讲究，无形中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并语气诚恳地跟老张说：“你告诉男方家，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的说道。一个屯子里住着早就了解，本来家里就不宽裕，不能因为给儿子订婚再拉饥荒了。不管别人家怎么办，我们家就把订婚的礼数省去了。该免的免，该简的简，就不来回折腾了。只要两个孩子情投意合就行了！”

没想到，既没有吃定亲饭，也没有换盅，更没有要彩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

转眼间就到了年底。寒假闲来无事，老张去了一趟老梁的家，一开口就逗他几句：“我说老同学，孩子的这门亲事你算定对了。你们准亲家两口子多么体谅你们呀！没搞过程，没要彩礼。你就偷着乐吧。”

老张听后反而说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要没有你给费心介绍，我上哪偷着乐去呀？”

老张以坚定的口气说：“现在是农闲时候，年猪也杀了。你准备两桌子，哪天邀请一下你们准亲家到家里来热闹热闹，增加一下亲属的气氛。”

老梁一拍大腿，“哎呀！你说咱俩昨想到一块儿去了呢！”

在老张的张罗下，瑞华和父母一同来到了梁家，围坐一桌算是正式见了亲家。在饭前老梁跟老张说：“人家女方啥彩礼都不要，金银首饰咱们一件也没给人家买，当老的总觉得过意不去。我想送给瑞华一个大红包，让她随便买点什么吧，也算是表达我们的一片心意。”老张随声答道：“那就这么定吧。”酒席过后，老张把一个八千元的大红包拿出来，当着大家的面儿，表达了男方家的

心意后，高老师说：“这个红包太大了。不是讲究个四平八稳吗？这样吧，我们留下400元，图个平安。剩下的钱，你们留着来年买种子化肥。金银首饰瑞华都有，再买不就多余了吗？”就这样，男女两家一起吃了一顿真诚简朴而又随和的定亲饭。

但是后来老张听说，瑞华本人对没给酒钱也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因为她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总想给她爸妈要点儿酒钱，才感到心安理得。自打从梁家吃完那顿饭回来之后，好长时间总是闷闷不乐的。与大鹏的感情来了个断崖式降温，对方几次约她，她都以忙为由回绝了。一时间弄得大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过几天，就急得嘴唇起了一圈大泡。又过了两日，感情上倍受煎熬的大鹏，终于鼓起了勇气，全然不顾风雪交加的鬼天气，一口气跑进了瑞华的店铺。浑身披挂着雪花站到了她的面前，两手还不停地捋着头上滴答的雪水，可怜巴巴地说：“瑞华，我究竟哪做错了，惹得你对我这么大意见？”憋了一肚子委屈无处可撒的瑞华，就像是山洪爆发一样，哭诉起来：“你家困难不给我啥，我能理解，可是父母养了我这么久，我订婚连孝敬老人的酒钱都少得可怜，今后我在姐姐面前咋抬头呀！”大鹏听了瑞华的哭诉才恍然大悟。他紧紧地把瑞华搂在怀里并真诚地向她发誓：“你放心吧，慢慢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俗话说人穷志不能短，现在我家困难给不了一二老的酒钱，害得你受委屈，只要咱们俩婚后齐心协力地把日子过起来，我会加倍补偿现在的亏欠。”依偎在大鹏怀里的瑞华，听到恋人的这番发自肺腑之言，似乎给她全身传递一种带着力量的温暖，精神也受到了莫大的慰藉。好事多磨，多日里藏在身上的那块心病，就这样药到病除了。

送走了寒冬，春天的脚步渐渐地向人们走来了。就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瑞华和大鹏牵手双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办得既红火热闹而又不落俗套。婚房就安置在梁家居住了几十年的土房里。

简朴的婚事，预示着一个无限美好的前程。婚后大鹏没有违背从前许下的诺言。他凭借着掌握的医学知识，又筹措了资金，在临街租了三间门市房，和医学世家出身的瑞华开起了卫生室。几年之后，大鹏又凭借函授学习的深厚医学功底，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县里正式编制的全科医生，分配到镇卫生院工作。瑞华在家打理着卫生室，整天忙得团团转。

老梁家的生活富裕了，全家老少早已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一家人家庭和睦，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散文

散文

遇见天空遇见我

●谭丽娜

太阳从楼顶探出圆脸时，晨雾便悄然退去了。不知是闷热的天气，还是胸中那股无名的烦躁，我竟鬼使神差地推门而出，恍惚间已站在汽车站前。“去乌拉盖啦！”的吆喝声像一根线，牵着我买票上车。

靠窗的座位映着晨光。玻璃窗上，我看见过一个托腮的女人——她有着母亲的眼角，姥姥的唇纹。胸口隐隐作痛，这疼痛成了我最忠实的旅伴，在心室里敲着无人听懂的密码。

十年前离乡时，户籍档案上“山东”变成了“内蒙古”。少女时代像被突然剪断的风筝线，转眼间我已是个被柴米油盐腌入味的妇人。丈夫的领带、儿子的书包、影院里永远修不完的放映机，这些物件织成一张网，把我困在“妻子”“母亲”“老板”的标签里。

“可能是脑垂体瘤。”医生的话像块冰，顺着脊梁滑下去。诊断书在包里窸窣作响，像片枯萎的树叶。

草原是在我恍惚时突然闯进来的。布林泉的水珠溅在脸上时，我才惊觉已置身于《狼图腾》的梦境里。少年时代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见的草原，此刻正铺展在眼前：绿绒毯般的草甸上，野花像打翻的颜料盒；泉水叮咚，是大地在唱歌；几个牧童在水塘嬉戏，水花在阳光下碎成钻石。

天鹅湖像块被天神遗忘的镜子。野鸭带着雏鸟在波光里捉迷藏，它们的欢叫让我想起爷爷的狗尾巴草。那年邻家女孩抱着洋娃娃炫耀，爷爷用狗尾巴草编的猫咪，穗子一摇就活了。老人把草猫塞进我手里：“这草啊，给点阳光就疯长。”

湖水突然晃了一下。我掏出诊断书，雪白的纸张在阳光下透明得刺眼。撕碎的纸片像一群白鸽飞向湖心，水波轻轻一吻，它们便化作浮萍大小的舟。

回程的车上，我摸到包里有颗遗漏的纽扣——是儿子校服上掉的那颗。忽然想起今早出门前，丈夫默默认我保温杯里添了热水。这些琐碎的温暖，原来一直都在，像狗尾巴草籽粘在衣角上，跟着我走过千里万里。

草原的风追着汽车跑。后视镜里，我看见天空正把白云一朵朵种在乌拉盖的胸膛上。



浪漫草原
斯琴达来(海纪)作

散文

城市画匠

●雷鑫

城市的美好，是一幅宁静而优美的画卷，然而这画卷并非天然生就，而是无数平凡人在幕后用辛勤的“动词”一笔一画绘就的。

通辽的天，是洗过一般的蓝，蓝得透亮，蓝得人心也跟着敞亮。云朵呢，一团团，软软的，白得晃眼，就那么闲闲地飘着，像是谁家新弹的棉花不小心飞上了天。西辽河的水面，大多时候是平的，像面镜子，映着天光云影，偶尔风来，水皮儿就起了皱，一圈圈涟漪漾开去，慢悠悠的，不慌不忙。

这景致，看着是静的，是定格的画儿。可这画儿是谁描上去的？谁让它日复一日，这般干净、这般清爽呢？

天蒙蒙亮，街巷还没完全醒透，那“沙沙”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是扫帚蹭着柏油路面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单调却安稳。穿着橙黄马甲的身影，弓着腰，手里的扫帚像是长了眼睛，把夜里遗落的纸屑、落叶、尘土，都归拢到一处。小推车跟着，“吱呀”一声轻响，垃圾就被收走了。他们移动着，重复着，街道就在这无声的劳作里一寸寸亮堂起来，露出了本来的干净模样。是这些“弯腰、挥动、清扫”的动作，把清晨擦亮了。

中午来到，太阳爬高了，热气蒸腾上来，而路边的树荫，就成了宝地。有时，能看到几抹橙黄的身影暂时停驻在那里，他们靠着粗壮的树干，或是坐在马路牙子上，摘下帽子，用毛巾擦一把脸上的汗，仰头灌几口水；有的就那么闭着眼，头微微后仰，胸膛起伏着，让树影里的那点凉气拂过汗透的后背。那奔忙的身影暂时静默了，只有疲惫，像看得见的水汽，从他们微垂的肩头、搁在膝盖的手上，无声地散发出来。

看着他们，我心里会生出念头：这片树荫，是老天爷给的歇脚处，够不够用？能不能在那些需要他们的地方附近，多安放几个小小的、能遮风挡雨的角落？一张长条凳，一壶晾凉的白开水，让这片刻的安宁，能更踏实些，让那汗水浸透的衣衫，能在这么短暂的停歇里，干爽那么一会儿？

城市的美好，除了环卫工人，还有其他无数身影在默默书写。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攀上爬下，敲打搬运，钢筋水泥的骨架在叮当声中节节拔高；街巷中，外卖小哥骑着车，车后座的保温箱似小山包，车轮飞转，将一份份热饭准时送到焦急等待的人手中。

正是这些数不清的“动词”——挥动、攀爬、奔走，编织出我们眼前这宁静美好的画面。那湛蓝的天、洁白的云、平静的河水、干净的街道、整齐的绿植、便捷的生活，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无数双手、无数肩膀，在时间的刻度上，一下下刻出来的。

城市的美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它不该只是远处供人欣赏的画框，而应像西辽河的水，流淌进每个人心田；像树荫下的凉意，庇护每一个需要的人。我们要让创造风景的人，也能成为风景中安然享受的人；让弯腰流汗的身影，在劳作之余直起腰，舒服地欣赏他们亲手擦拭过的蓝天白云。这些美好的“形容词”——舒适、整洁、宜居、优美，都是靠无数平凡人的“动词”——打扫、清理、运送、铲除，一笔一画写就。一个独属于城市的美好“形容词”，便是“包容”。通辽这座小城，是每一个通辽人共同绘就的篇章，每一个执笔者，都应读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然与甘甜，让这份干净、清爽、便利，真正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

让我们以心为墨，以情为彩，为那些默默付出的“画笔”们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让这座城市不仅有了外在的美丽，更有了内在的温度。他们的汗水，是这座城市最真挚的情感表达；他们勤劳的身影，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线。愿我们都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城市美好，让包容和关爱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让每一个为城市添彩的人，都能在这份美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



红船颂

●刘宏杰

一百多年前的南湖浪尖
那群青年踏上红船时
涟漪正漫过船舷
他们攥紧的拳头里
藏着比浪花更烈的火焰
——要把沉疴的旧中国
从泥泞里托举出来

南昌城头的枪声
撕开漫漫长夜的帷幕
那群擦过红船缆绳的手
又握紧了钢枪
从井冈山的星火到延安的窑洞
从西柏坡的晨曦到天安门的礼炮
军徽与党旗始终并肩
在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钢铁脊梁
守护着新生的家园

红船的罗盘
早已刻进岁月的航线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南湖波到南海潮
那面被初心浸透的旗
在空间站的舷窗拂过
在港珠澳大桥的钢索上高悬

不必说脱贫户的新楹联
不必说自贸区的集装箱
正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标签
贴向五大洲的港湾
此刻的红船
是深海探测器的舷灯
是C919掠过云层的翼尖
仍记得那声“为人民服务”
仍是那句“敢教日月换新天”
当十四五的蓝图铺展成实景
红船的桅杆上
又升起新的风帆
——载着十四亿人的呼吸
驶向更辽阔的明天

科尔沁文学

卷如乐章